

岑参是“浪漫主义的边塞诗人”吗?

苏 者 聪

解放以来,对于岑参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在不多的论著中,多数同志认为岑参的边塞诗具有浪漫主义特色。这一观点自五十年代提出,经三十多年来的探讨,赞成这种观点的同志越来越多。目前,对岑参的评价似乎已形成一种倾向,一种定见,岑参是浪漫主义边塞诗人。我认为这一看法大可值得商榷。

一九五七年沈玉成等同志在《论盛唐的边塞诗》里提出岑参等人“要求建功立业、美化边塞、向往边塞的诗,都是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①一九六二年陈贻焜同志在《谈岑参的边塞诗》中认为岑参的诗歌洋溢着“积极浪漫主义精神”。②一九六四年游国恩等同志在《中国文学史》中又提出:“岑参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③一九七八年黄天同志在《边塞诗人岑参》一文中说:“所谓奇,是指他的创作想象奇特,构思奇特,具有浪漫主义精神”。④一九七九年吴积才同志的《读岑参的边塞诗》说:“诗人以夸张的浪漫主义手法,描绘‘热海’的奇景,这‘蒸沙砾石’‘沸浪炎波’如煮的海水里,竟有鲤鱼长且肥……”。⑤一九八二年左云霖同志《试论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说:“高适的诗歌,主要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观高适的诗作,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高适总是按客观事物固有的面貌、生活本身的逻辑,真实地去反映它。简括地说,就是:实写、写实。这与岑参描写塞外风光的诗所采用的方法截然不同,岑参的这类诗,以诗人澎湃的热情,巧妙地运用比喻、夸张、拟人、想象等手法,描写塞外的奇景、奇物、奇寒。所以岑参常被称作浪漫主义的边塞诗人。”⑥在以上论著中,以游国恩等同志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因为它是高等院校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所使用的教材,故我想主要对其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以就教于前辈和同志们。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什么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所谓创作方法,就是塑造艺术形象的方法。艺术形象无不是主客观的统一,而创作方法即因处理主客观因素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区分。现实主义主要按照客观实际的样子来塑造形象,而浪漫主义则是按主观情志来塑造形象,把想象的东西写成现实的东西。这就是它们质的根本区别。据此,我们来看看岑参的边塞诗究竟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下面分五点来谈。

一、关于所谓表现“建功立业理想”。表现了建功立业理想的作品,就能算是浪漫主义的吗?问题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先来看看岑参的诗歌吧!他的诗歌无论是抒写个人情怀,还是勉励他人,都表现了对捍卫祖国疆土的豪情和建立功业的渴求,如“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⑦“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⑧“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⑨“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⑩“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⑪“早须清黠虏,无事莫经秋。”⑫诗中总是把卫国和立功紧密结合一起,且体现于横戈跃马、驰骋疆场的理想愿望中,故其诗歌常常迸发出一种昂扬壮烈的激情,这种慷慨进取的精神曾为古代评论家所赞赏。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⑬胡震亨说:“高适、岑参……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⑭沈德潜说:“高适、岑参诸人,品格既高,复饶远韵,故为正声。”⑮但表现理想的诗歌,并不一定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因为现实主义作家同样也表现理想。不信?你看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白居易的“志在兼济”,杜牧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等等,都洋溢着治国平天下的激情,但又有谁说过这些作品是浪漫主义的呢?又有谁从这些作品进而推断杜甫、白居易、杜牧是浪漫主义诗人呢?既然浪漫主义作家有理想抱负,现实主义作家也有理想抱负,那么究竟如何体现

“理想”才是浪漫主义的呢？它常是通过虚构、幻想、神话传说等非现实的形式来体现。浪漫主义要求用理想来补足现实，或代替现实，甚至干脆把理想的东西写成现实的东西。高尔基说：在既定的现实的基础上“依拟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这样来补充形象，——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⑩别林斯基说：“浪漫主义诗歌是幻想的诗和理想领域里漫无羁束的迸发”。^⑪席勒说：浪漫主义是“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⑫如屈原在《离骚》中所表现的希求祖国独立、富强、统一的政治理想，是通过采用驾鸾凤、乘飘风，上天叩帝闾求佚女等虚构、幻想、夸张手法来表现的，从而使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又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描绘了一个“春长收蚕丝，秋熟靡王税”，人人劳动，个个平等，没有剥削压迫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它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鲜明对立。作者塑造这个美好的理想社会来取代现实王国，表现他不满现实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而岑参所表现的理想，既不同于屈原，也不同于陶渊明，以及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他的理想是在现实社会可能实现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又是朴实地真实地抒写情怀，他既未采用虚幻的非现实的形式，亦未塑造理想王国来取代现实社会，因此它不能算是浪漫主义的。

也有同志认为《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写在封常清刚出征而还未击败播仙的时候，诗中描写的种种景象，实际上还没有发生，把可能出现的事情，当作已经出现的现实，“是岑参作为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最鲜明的标帜”。^⑬岑参在这两首诗中描写了征途的艰苦，士气的昂扬，这并非是作者凭空想象，而完全是他多年生活边塞，对于军旅生活的真实描绘。两诗末写了“车师西门伫献捷”、“今见功名胜古人”这样一些对封常清出师获胜的祝词，这也不能说是把现实理想化。因为作者在诗中明明使用的是设想之词，如“应”、“料知”、“誓将”等字词都是预料之词，而并未“把可能出现的事情，当作已经出现的现实”——未把未来胜利的场面作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来描写。故这两诗不能算浪漫之作，更不能以此作为衡量岑参是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鲜明标帜。

二、关于所谓“气势雄伟”。表现气势雄伟的作品，就能说是浪漫主义的吗？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抽象笼统地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要看它是运用何种创作方法来体现。

岑参的边塞诗既反映了军容壮盛、昂扬士气的战斗场面，也描绘了粗犷壮阔的边塞景象。举数例如下：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碛中作》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连草根。——《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蒲海晓霜凝马毛，葱山夜雪扑旗竿。鸣笳叠鼓拥回军，破国平蕃昔未闻。丈夫鹄印摇边月，大将龙旗掣海云。——《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

日落辕门鼓角鸣，千群面缚出蕃城。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

无边无际的黄沙，汹涌澎湃的雪海，屯聚如云的军队，撼天动地的士气，威武壮盛的旗帜，战士在鱼海洗兵，在月下龙堆秣马……无不表现出一种磅礴气势、昂扬激情，这就是常被人们称为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但这些场景、情绪仍不过是戎马生涯、北国风光的真实再现，它是按照现实生活、自然景物的本来面目而加以反映的，它并没有超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外，算不上是浪漫主义的作品。

如果说，这些都是浪漫之作，那么，杜甫、王维的一些把祖国山河描绘得十分壮阔雄伟的作品是否都应称之为浪漫主义的呢？如杜甫的《望岳》：“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秋兴八首》之一：“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王维《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汉江临泛》：“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些诗的雄伟气势与上述岑诗相似，但历来人们把王杜的这些诗歌当作现实主义作品，其中虽也使用了夸张手法，但还称不上是浪漫之作。可是，唯独岑诗为什么却成了浪漫主义的呢？真是令人不解。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表现“气势雄伟”才可说是浪漫主义的呢？我想举李白《蜀道难》为例：作者既不是按客观的面貌作真实的描写，也不是用直抒胸臆的方法来形容蜀道的艰险，而是充分驰骋主观想象，以幻想为真实，调动浪漫主义的种种手段来表现的。它始则以“蚕丛及鱼凫”的历史传说，说明蜀与中原相交通之久远，继则以“地崩山摧壮士死”、“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等神话故事说明秦蜀之间交往的便利和蜀地高峰

的险峻，再用“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扪参历井仰胁息”、“连峰去天不盈尺”、“飞湍瀑流争喧豗，砢崖转石万壑雷”、“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等一连串夸张形象手法来进一步突出蜀地山峰之高风险。它时而把你带到几千年前蒙昧的古国；时而把你引入到神话般的仙境；又时而把你领进“杀人如麻”的猛虎长蛇的巢穴。时而使你惊诧，时而使你入神，又时而使你恐惧。显然，读李白的《蜀道难》，与读杜甫的《望岳》、王维的《终南山》以及岑参的边塞诸作感受不同，这自是由于运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同的缘故。当然，我们判别一个作家究竟运用的什么创作方法，不能从几首作品断定，而应顾及全部作品的主导倾向；同样，鉴别一首作品的创作方法，也不能只着眼于诗中一两个诗句，而应分析全诗及其主要方法。

三、关于所谓“想象丰富”。想象丰富是不是浪漫主义作家独有的特征？大量丰富的创作实践证明并非如此。浪漫主义作家固然是想象丰富，而现实主义作家的想象亦并不贫乏。如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诸现实主义作家，有那一位不是学富才敏、想象丰赡的呢？我在本文中不可能涉及很多的作家作品，仅举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一诗为例，作者的想象力何等丰富，他运用了大量比喻来形容琴师的技艺高超，时而用青年男女的细语柔情形容琴音的宛转缠绵、柔和细碎；时而用勇士奔赴战场冲锋陷阵的激情以喻琴声激烈昂扬；时而用浮云柳絮在辽阔天空飘飞以喻琴声飘荡远扬；时而用百鸟喧闹、凤凰长鸣以喻琴声响亮清脆。但丰富的想象、贴切的比喻并未使此诗成为浪漫主义的杰作，因为诗人的想象并未越过现实的藩篱，他所取喻的事物均来自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之中，故不能说它是浪漫主义作品。

“想象丰富”怎样呈现在读者面前，才堪称为浪漫主义的呢？还是举一首与韩愈诗歌题材和主题相同的作品来看吧！这就是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作者极力夸耀李凭乐艺的不凡，但他是取喻仙境，运用传说、夸张，使用拟人化等手段来表现的。它忽儿天上，忽儿海里，腾跃变化，神奇莫测。他是如此这般的描写李凭乐技的高绝：使天上彩云凝聚不流，娥皇女英为之流泪，霜神为之发愁，含露的荷花为之哭泣，欢快的香兰为之发笑。它不但声震天庭，使女娲补天之处破裂，秋雨飘洒，连月宫中砍桂的吴刚也为之陶醉，他倚着桂树，深夜不眠；而且使异类亦为之起舞：“老鱼跳波瘦蛟舞。”上述两诗都是赞颂唐代乐师技艺的高超，同是名篇佳作，想象都很丰富，均有很强的艺术感人力量。但由于前首借喻于现实，对事物作如实的比喻，故成为现实主义作品；而后一首因为通过幻想虚构，取譬于仙境，故成为其浪漫主义的作品。所以我们决不能以“想象丰富”作为判定一个作品是浪漫主义的根据。

有些论者所谓岑诗“富于幻想色彩和艺术夸张的手法”，他们多以这样一些诗为例，你看，那喷薄的火山描写：

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火山满云疑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

你看那沸腾的热海描写：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边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砾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你看那狂风大雪、飞沙走石的描写：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这些作品中的景物描写，较难为人理解，如“胡天八月即飞雪”，八月可能“飞雪”吗？在江南正是金桂飘香、稻熟鱼肥的美好季节；又如“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如斗大的石头能被风刮得满地乱走吗？南方没有见过如此之大风，如此之奇景。且海有象开水那样沸腾的吗？山有喷火的吗？因无法解释，故只得一概归之为诗人“奇特的幻想”、“大胆的夸张”。如沈玉成等同志在《论盛唐的边塞诗》一文中说：“这描写风力之大也是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夸张。”许多同志也据此称岑参为浪漫主义诗人了。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摘录几段史料来看：《大唐西域记》卷一：

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谷积雪，春夏含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或名热海，又谓咸海），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汨湫，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

又卷十二：

昔有贾客，其徒万余，橐驼数千，赍货逐利，遭风遇雪，人畜俱丧。

《新唐书·西域列传》卷一百四十六下：

贞观中，遣使者李义表到天竺，道其国，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观阿耨婆池。池广数十丈，水常溢沸，共传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则生烟，釜其上，少顷可熟。

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

从以上记载，可知岑参所描绘的热海，火山，狂风，大雪，飞沙，走石，均是生活中的实有事实，并非诗人的奇想和夸张。凭以上的历史记载本足以说明问题了，而更凑巧的是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中央电台广播一则科学常识时提到，一九八二年四月五日新疆一列运输货物的火车被十二级大风吹翻，这就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诗句了。庞然大物的火车尚且可被狂风吹翻，那如酒器大的石头被风刮得满地乱走就毫不足奇了。至于“八月飞雪”，在胡地亦非奇事，这在《大唐西域记》中亦有记载：“时虽暑热，而多风雪。”李白在《塞下曲》里写道：“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可见，在西北一些地方，五月雪未断，八月雪又来乃是常事。如果说夸张，李白“燕山雪花大如席”^{②0}则庶几近之。因为大如席的雪花事实上是没有的，在燕山就更不会有了。

四、关于所谓“色彩瑰丽”。色彩绚丽，不能作为浪漫主义作品的标志，因为现实主义作家同样可以把景物描绘得鲜艳夺目。如杜甫描写成都草堂所见景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②1}白居易描绘钱塘湖的春色：“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②2}杜牧勾画了江南水乡春景图画：“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②3}这些诗歌的画面色泽鲜明，瑰丽多彩，耀人眼目。但我们能否由此判断这些作品是浪漫主义的呢？当然不能，谁也没有说过它们是浪漫主义的作品。但有些色彩斑斓的作品又确实是浪漫主义的。我们来看李贺的《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苔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生新生石山下。”你看，白色的银河，玉宫的金桂，桐树上的青凤，白色丝裙上系着粉红色如彩霞般丝带的仙女，在绿林繁茂的青洲上采摘兰花，红色裙带映衬着绿色的树木和白色的花朵，在蓝天中飘动。这缤纷的色彩，不是自然景物的真实描绘，而是依据幻想、虚构来进行涂抹的。而岑参边塞诗的璀璨画面：“白雪”、“黄沙”、“火山”、“赤亭”、“红旗”……无不“外师造化”而来，故谈不上有浪漫主义的特色。

五、关于所谓“热情奔放”。把热情奔放作为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也是不确切、不科学的。岑诗中固然表现出卫国立功的豪情，对战争凯旋的喜悦，对北国壮丽风光的醉赏。但这些感情的表现都是遵循客观现实生活的逻辑，没有离开现实生活的轨迹，没有采取浪漫虚幻的手段，因而就不能据此说岑参是浪漫主义诗人。热情奔放的作品在唐代作家中不胜枚举，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现了他对祖国山河收复、旋即可以回归故土的不可抑止的喜悦之情；孟郊的《登科后》，表现了他梦寐以求而终于科举及第的狂喜，其热烈奔放之情，有如开闸的急流，不可阻挡。但它们都不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即使象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早发白帝城》这些作品，尽管前者充分写出了他被唐玄宗召见入长安的喜悦，后者强烈抒发了他被释放后获得自由的欢快，由于都是写实的，没有飞驰想象的翅膀，故仍不能算是浪漫主义的作品。这说明即使是浪漫主义诗人，也不一定每首诗都是浪漫主义的。

从以上五个方面说明岑参不是浪漫主义边塞诗人，他与高适应是属同一个创作方法的诗人。其实，历来评论家都是把高岑并提，列入同类的。《唐才子传说》：岑参“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诗数》说：“高岑悲壮为宗”。《唐诗品汇总叙》说：高适岑参之悲壮，李欣、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原诗》说：“高岑相似。”当然，高岑虽同属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们又各自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马克思说：“风格就是人”^{②4}。刘勰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②5}如同属浪漫主义诗人的李白、李贺，他们的艺术风格又迥然不

同,李白的诗风豪迈奔放,李贺的诗风瑰丽奇诡。严羽说:“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同属现实主义诗人的杜甫、韩愈、白居易,他们的风格也各有千秋,杜甫的诗风沉郁顿挫,韩愈的诗风健美丰赡,白居易的诗风通俗质朴。故岑参与高适的诗风似中又有不似。《昭昧詹言》说:“王李高岑各有天授,自成一家。”《吟谱》说:“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唐音癸签》说:“岑词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高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又说:“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道上,而婉缦过之。选体时时入古。岑尤陡健,歌行磊落奇俊。”由此说明高岑诗风同中有异,而绝不能把高岑作为对立面;说高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现实主义诗人,岑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浪漫主义代表。

对岑参的边塞诗为什么会误解为浪漫主义的?大略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许多写边塞题材的诗人大多生活中原,没有去过边塞,他们对边塞不熟悉、不了解,于是或摹拟古题,如鲍照的边塞诗《代东武吟》、《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作品;或抒发感慨,如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塞下曲》,祖咏的《望蓟门》,王之涣的《凉州词》。这些虽是名篇佳作,但他们无法将边塞的军旅生活和异域山川写得具体、形象、生动,当然就不能给人以新奇之感了。

而岑参两次去过西域。第一次是天宝八年(749年)冬赴安西,在高仙芝幕府任职,天宝十年(751年)暮春从安西至武威,六月东归次临洮,初秋抵长安,在安西时约两年。第二次赴北庭是天宝十三年(754年)夏秋间,在封常清幕中任职。至德二年(757年)十月随肃宗还长安。他在《首秋轮台》中说:“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这样总共在边塞呆了五年时间。《唐才子传》说岑参“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这是又确又不确的。“往来鞍马烽尘间”,这是确切的。“十余载”则就不准确了。后来郭沫若同志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又根据杜甫《寄岑嘉州》“不见故人十余年”的诗句而误断:“在这十个年头里,岑参的生活主要是在西北边塞上度过的”。虽然时间不到十年,但岑参对边塞的战斗生活和自然环境的熟悉了解,是唐朝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可以和他相比的。他到过交河、天山、轮台、热海,那里与中原绝异的景象开阔了他的眼界,加之他第二次去边塞,得到主将封常清的重用,情绪显然与第一次去边塞不同,他感到正是施展才华,建立功业的大好时机,他对事业和前途充满着空前未有的信念和乐观精神,故他能以饱满的热情去歌颂边陲的战斗生活,以开阔的胸怀,绚丽的画笔去涂抹那雄伟壮丽的西北风光,使他的边塞诗不同凡响,独具风采。这就扩大了唐诗领域,使读者领略到从未有过的奇情异趣,耳目大新。

这说明开拓新的生活领域对于一个作家是多么重要。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岑参是开元时代最富于异国情调的诗人。……是以秀挺的笔调,介绍整个的西陲、热海给我们的。唐诗人咏边塞诗颇多,类皆捕风捉影。他却自句句从体验中来,从阅历里出。以此,他一边具有高适的慷慨壮烈的风格,一边却较之更为深刻隽削,富于奇趣新情。”此评价颇中肯綮。岑参生活在名流辈出、流派众多的盛唐时代,内能独具一格,才能赢得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赞赏喜爱。杜甫《岑嘉州集序》说:“属辞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回拔孤秀,出于常情。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风诵吟习焉。”

其次,历来反映战争题材的诗人,多是写战斗的残酷,统治者的荒淫,将士的英勇,思妇的怨情,士卒的厌战等等。如《诗·唐风·鸛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诗·小雅·四牡》:“王事靡盬,我心伤悲。”《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汉乐府·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南朝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代苦热行》:“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热头且痛,鸟坠魂来归。”孔稚珪《白马篇》:“横行绝漠表,饮马翰海清。陇树枯无色,沙草不常青。”吴均《入关》:“羽檄起边庭,烽火乱如萤。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马头要落日,剑尾掣流星。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胡无人行》:“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这些边塞诗中的景物:雨雪、疾风、沙砾、火山都显得黯淡无光,使人感到凶猛可怕,凄恻悲伤。盛唐写边塞的诗人,如李白、高适、杜甫、王维、王昌龄、李颀等人,仍继承着先秦以来的传统主题,使人感到边塞的荒凉冷漠,如李颀《古从军行》:“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王昌龄《塞下曲》其二:“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即使象李白这样潇洒旷达的诗人,在他的笔下,边塞也蒙上了北方严寒荒芜可怕阴影:“胡关饶风沙,萧瑟竟终古。木落秋草黄,登高望

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而只有岑参却是一反传统，把北国写得那样壮丽奇美，使人感奋，引人遐想。读他的边塞诗，给人艺术上一种美的享受。殷璠说：“岑诗奇语体峻，意亦造奇。”^{②6}胡震亨说：“岑嘉州以风骨为主，故体裁峻整，语多造奇。”^{②7}方东树说：“高岑奇峭，自是有气骨，非低平庸浅所及。”又曰：“奇才奇气，奇情逸发，令人心神一快。”^{②8}所谓奇，就是指岑诗中的新颖题材，独创精神，正因为历代边塞诗中少见，又加之许多读者、评论者对边塞生活不熟悉，故以为岑诗运用了想象、夸张等非现实形式的手法，而误称其为浪漫主义边塞诗人。

第三，还因为我们在理论上没有确切弄清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由于不能把二者严格区分开来，以致在运用时似是而非，造成混乱的情况。这说明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以指导我们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十分重要。

此外，恐怕与对史料查阅不全、考究不严，也是有关系的。

注释：

- ① 《文学遗产增刊》三集1957年版。
- ② 《解放军文艺》1962年第四期，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③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 ④ 《学术研究》1978年第二期。
- ⑤ 《思想战线》1979年第三期。
- ⑥ 《唐代文学》1982年第二期。
- ⑦ 岑参：《银山碛西馆》。
- ⑧ 岑参：《送费子归武昌》。
- ⑨ 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
- ⑩ 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 ⑪ 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 ⑫ 岑参《送人赴安西》。
- ⑬ 严羽《沧浪诗话》。
- ⑭ 胡震亨《唐音癸签》。
- ⑮ 沈德潜《说诗晬语》。
- ⑯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1934年）、《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37—338页。
- ⑰ 《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321页。
- ⑱ 席勒《致威廉·封·韩保尔特的信》1796年3月21日。
- ⑲ 《边塞诗人岑参》，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二期。
- ⑳ 李白《北风行》。
- ㉑ 杜甫《绝句四首》之一。
- ㉒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 ㉓ 杜牧《江南春》。
- ㉔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8页。
- ㉕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
- ㉖ 殷璠《河岳英灵集》。
- ㉗ 胡震亨《唐音癸签》。
- ㉘ 方东树《昭昧詹言》。